# 《相信的理由》

**司布真讲道第 531 号**

**1863年9月20日，星期日早晨**

**“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约壹3：23）**

古老的律法用它那十条戒命发出可怕的光芒。有一些人喜爱律法到了如此的地步，安息日一定要听到律法被诵读出来，并伴随着伤心的恳求，“主，求怜悯我们，改变我们的心来守你的律法。”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就过不了这安息日。有一些人是如此愚昧，甚至为他们的孩子立了一个约，让“他们要遵行一切神的神圣诫命，在他们的生命里一生行在其中。”就这样，在他们早年的时候就背负了一个他们，和他们的祖辈都无法承担的轭，每天在它的可怕重压下呻吟，他们在绝不可能找得到义的地方劳苦寻求义。在每一间教会的律法碑牌上，我都想醒目地印上这些福音的话语，**“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真信徒已经学会了看望那古老律法中那让人死的律例以外的东西。他明白**“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他因此带着厌恶不再信靠他自己对十条戒命的顺服，欢喜地抓住那摆在他面前的盼望，这盼望就是我要讲的经文里的这一条命令，“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歌唱，这歌唱是对的——“我的心，不再尝试从律法中得到你的生命和安慰。”

因为从律法而出的是死亡，而不是生命，是悲惨，而不是安慰。**“律法能做的只有让人知罪，定人的罪。”**哦，什么时候那一切自称相信的人，特别是自称是神的工人的人，才能学会律法和福音之间的差别呢？他们大多数的人把两者混在一起，给人们端上致死的毒药，常常只含有一盎司的福音，兑一磅的律法，但在这里，即使是一丁点的律法都要败坏全体。它必须是福音，唯独是福音。**“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如果是出于行为，就不在乎恩典。不然，行为就不是行为了。”**

那么基督徒，把他的注意力转向福音的那一条命令，就非常焦急想知道，第一，这里所指的相信的实质是什么；第二，什么是罪人如此相信基督的理由，他也不会不去思考福音的命令。

首先，相信的实质，或者说，为了得到永生，人应该相信什么。是阿他那修信经吗？如果一个人不完全持守这信经，他就毫无疑问要永远灭亡，这是真的吗？我们把这些问题留给那些在偏见固执的事情很有学问的人。它是教义的一种特定的形式吗？它是加尔文主义还是阿民念主义体系？在我们这边，我们对我们的经文是相当满足的——就是相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那拯救人的信心是相信一位，依靠耶稣得永生。

要更详细讲论为了因信称义而要相信的事情，它们都是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位格和工作相关的。我们必须相信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这段经文这样讲——“他儿子。”我们必须用坚定的信心抓住这个事实，就是他是神：因为只有神性的救主才能拯救我们脱离神的忿怒。那拒绝拿撒勒人耶稣真正和实质的神性的人，是还没有得救的，是不可能得救的，因为他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而且，我们必须接受这位神的儿子是“耶稣”，这一位救主。我们必须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出于对人无限的爱，成为人，使他可以根据那十分可佩服的话，**“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把他的百姓从罪里拯救出来，甚至是那作为罪魁的也能被拯救。我们必须仰望耶稣是“基督”，父的受膏者，肩负拯救的使命，被差遣来到这个世界，不是罪人可以自己救自

己，而是他，以大能施行拯救，可以把那许多的儿子带进荣耀里。我们必须相信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拯救罪人，确实真正完成了他的使命；那在加略山上流出的宝血有赎罪的大能，因此，人各样的罪和亵渎都得了赦免，因为神亲爱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必须真心接受赎罪这伟大的教义——这关于耶稣站在罪人的位置，地位，代替他们，为他们承受了律法咒诅的可怕，直到公义得到了满足，不能再有进一步的要求为止。

还有，我们应当欢喜，耶稣基督因着他的死，为他的子民永远除去了罪，同样，因他活着，他把一种完全的义赐给了那些信靠他的人，在这义里，尽管他们自己的罪，他们却是**“在爱子里被接纳的。”**我们也得到教训，如果我们真心把我们的灵魂交托给基督，我们的罪，籍着他的血，是被赦免了，他的义要加在我们身上。然而，仅仅知道这些事实，并不能救我们，除非我们真正，真心把我们的灵魂交在救赎主的手里。信心必须要这样行事：我相信耶稣来是为了救罪人，因此，尽管我是一个罪人，我把自己的安息交托给他；我知道他的义使不义的人可以得着称义；因此，尽管我是不义的，我要信靠他作我的义；我知道他在天上的宝血代表那到他这里来的人，说服了神；因为我到他这里来，我凭信心知道我在他永远的代求里是有份的。

在这里我已经详细讲了什么是信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弟兄们，我不会用没有知识的词语来让人的思想糊涂。“相信”可以用那简单的“信靠”这个词来得到最清楚的解释。相信，在一部分上是接受属神的真理的理智的运行，但它的本质在于依靠这些真理。尽管我不会游泳，但我相信那边对我真是好的木板会在大水中支持我——我抓紧它，我就得救了：这抓紧就是相信。我得到一位慷慨大方的朋友的应许，如我去他的银行家那里提取金钱，他要供应我一切的需要——我欢喜地相信他，只要我有缺乏我就到银行去，我就变得富有：我去银行，这就是相信。因此相信就是接受神极大的应许，这些应许是在他儿子里面的。它就是按着神的话语相信神，信靠耶稣基督作我的拯救，尽管我全然不配他的眷顾。罪人，如果你今天就接受基督作你的救主，你就是被称义的了；尽管你是在地狱以外最大的亵渎者和逼迫的人，如果你放胆信靠基督来救你，你的这个信心就救了你；如果你整个生命是黑暗，污秽和如魔鬼一般，到了极处，然而如果你相信基督可以赦免像你这样的邪恶之人，以此把荣耀归回神，现在就信靠耶稣的宝血，那你就得救，免了神的忿怒。

相信的理由是我今天早上要花时间和精力讲的要点。根据我讲的经文，要一个人去相信的理由就是神的命令。这命令就是，你们要“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

自以为义总是可以在这里或那里找着一个栖身之所。我的弟兄们，要把它从我们相信的根基里赶出去；让罪人看见他不能安坐在他的好行为上，然后，就好像狐狸要挖洞一样，这自以为义要在我们相信基督的理由里头为自己找一个藏身之所。它这样推论道：“你不是靠你所做的，而是靠基督已经做了的得救；但即使这样，你也没有信靠基督的权利，除非在你里头有某些良善的东西，使你有资格去信靠他。”这是我反对的靠律法的思维看法。我相信在这种看法里包含着罗马天主教自以为义的本质。要一个罪人去相信基督的理由，这不是在于他自己里面有任何的认识或行为，而在于他是被命令要去相信耶稣基督这个事实。在清教徒时代的一些传道人，我连解他们的鞋带都是不配的，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很大的错误。我不是仅仅指着**阿雷恩（Alleyne）和巴克斯特（Baxter）**说的。他们宣讲律法要比宣讲福音好得多，但我指的人还包括在真道方面比他们要纯正得多的人，比如说得翰的**罗杰斯**，《纯正信徒》的作者**舍帕**，还有，特别是那位美国人**汤玛士胡克**，他曾写了一本关于到基督这里来的条件的书。这些优秀的人物害怕向那些他们称之为“觉醒的罪人”以外的人传讲福音，结果使他们成千上百那本应是在光明中欢喜快乐的听众仍处在黑暗里。他们宣讲悔改和恨恶罪，作为罪人信靠基督的理由。根据他们的说法，一个罪人必须要这样想—

—“关于罪，我有这种那种程度的知觉，因此我有了一种信靠基督的权利。”在这里，我要大胆说，这样的思想是带着致命的错误的。任何这样传福音的人可能会大大宣扬福音，但是他依然还不知道神白白恩典的全备福音的丰富。在我们自己这个时代，某些传道人很有把握地向我们说，人必须要首先重生，然后我们才能要求他来相信耶稣基督；按他们的看法，在人心里某种程度上的恩典的动工，有了这点才能相信。这也是假的。这把给罪人的福音拿走了，给我们的是一种为圣徒预备的福音。这根本不是白白恩典的工作。

其他人说罪人相信的理由就是他蒙拣选。因为没有一个人在自己相信之前，是能够知道他蒙拣选的，这实际上是在宣讲根本没有人可以有明确的相信的理由。如果在我相信之前我是不可能知道我是被拣选的——然而牧师告诉我，我只能在蒙拣选的基础上才可以相信——那我究竟怎么才能相信呢？拣选带给我信心，信心是我蒙拣选的证据；但是要说我的信心要取决于对我的拣选的确知上，而没有信心我就不能确知我是被拣选的，这就是在说极其荒谬的话了。

今天早上我要极其放胆地说明这个教义——因为我知道，我确信我所讲的是圣灵的意思——要罪人去相信耶稣的完全，唯一的理由是在福音本身里面的，是在那伴随着这福音的**“当信主耶稣，你都必得救”**的命令里的。 首先我要在消极方面看这个问题，然后再在积极方面来看。

第一，从消极方面来看；我的第一个看见就是任何其他传福音的方法都是荒谬的。如果我要向一个已经得到重生的人传讲相信基督，那么这个已经重生的人，是已经得救的了，要我向他传讲基督，请他相信以致可以得救，而他是已经得救，是重生的了，就是没有必要，和荒谬的事情了。但你要告诉我，我应该只是向那些为他们的罪悔改的人传讲。那很好，但因为真正为罪悔改是圣灵的工作，任何已经悔改的人肯定是已经得救的了，因为合乎福音的悔改在一个还没有被重生的人身上是绝不可能存在的。

哪里有悔改，哪里就已经有了信心，因为它们是从来不可被分开的。那么这样，我只能向那些有了信心的人传讲相信。荒谬，确实荒谬! 这岂不是直到一个人已经被治好才给他药物吗？这是向义人传讲基督，而不是向罪人传。有人说，“不，我们的意思是一个人首先必须要有对基督的某种好的愿望，然后他才能有任何理由去相信耶稣。”朋友，你岂不知道一切好的愿望都有某种程度上的圣洁在它们里面吗？但如果一个罪人在他里面有任何程度上的真正的圣洁，这必然是圣灵的工作，因为真正的圣洁是绝不可能在属肉体的人身上存在的，因此，那人是已经得到更新，因此是得救的了。我们岂是要在全世界上下奔跑，向活人传扬生命，把粮食给那些已经得到饱足的人，把基督挂在福音的杆子上，向那些已经得到医治的人展示吗？我的弟兄们，在根本不需要我们努力的地方，我们劳苦的动力会在哪里呢？如果我要向那些没有良善的人，那些在他们身上根本没有什么使他们配得怜悯的人传讲基督，那么我就要感到我拥有一个如此神圣的福音，我要用我最后一口气来传扬，高喊着，“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罪人是作为罪人的罪人，而不是悔改的罪人，或觉醒的罪人，而是作为罪人的罪人，是那些**“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的罪人。

第二，对罪人说，因着在他里面的某些理由，所以他要相信基督，这是本乎律法，我敢说——这是本乎律法。尽管这种方法常常被加尔文主义者中那些更高等的门派所采用，但他们因此就是不正确，非加尔文主义，本乎律法的；很奇怪，那些如此勇敢捍卫白白的恩典的人竟然会与**巴克斯特**分子（Baxterians）和**伯拉纠**主义者（Pelagians）合作。我断定这是本乎律法，是有这样的理由的：如果我相信耶稣基督，是因为我感觉到对罪的真正的悔改，因此有了我相信的理由，你岂不是可以看出我信心首要的真正的根基是在于我已经为罪悔改这个事实吗？如果我相信耶稣是因为我已

经认罪，有了祷告的灵，那么很显然，那首要，最重要的事实不是基督，而是我拥有悔改，认罪和祷告，因此实际上我的指望是建立在我悔改的基础上；如果这不是本乎律法，我就不晓得这还会是什么了。把它放低一点。我的反对者会讲，“罪人必须要有一个被唤醒的良心，然后他才有理由去相信基督。”那么，如果我是因为有了被唤醒的良心，我就信靠基督来救我，我要再说一次，整件事情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我良心的警醒，我真正的信靠就取决于此。如果我是因为感觉到这点或那点而依靠基督，那么我就是在依靠我的感觉，而不是唯独依靠基督，这确实是本乎律法。不，即使渴慕基督要成为我相信的理由，如果我相信耶稣不是因为他命令我这样做，而是因为我觉得对他有某种渴求，那你半睁着眼睛也可以看出我安慰最重要的源头就一定是我自己的愿望。这样我们就得总是看我们里面，“我真的渴望吗？如果是真的，那么基督可以救我；如果不是真的，那么他就不能。”这样我的盼望就凌驾于基督和他的恩典之上。从地上赶走如此的律法主义！

还有，任何除了传讲因为神命令罪人相信，而要求罪人相信以外的宣讲，都是夸口相信的方法。如果我相信耶稣的理由是在我的经历，我对罪的厌恶，或我对基督的渴望里，那么所有这些我的好东西都是我夸口的正当理由，因为尽管基督可能是救我的，然而这些事情是那使我可以到基督面前来的结婚礼服。如果这些是必不可少的，先决的，是条件，那么拥有这些的人可以真正和正当地说，“基督的确救了我，但我首先有了先决的和条件性的，因此让这些事情分享赞美吧。”

看，我的弟兄，那些信心建立在他们自己的经验上的人，通常来说他们是怎么样的人呢？观察他们，你就会发现在他们里面有很多的批判性的苦味，促使他们把自己的经验作为圣徒的标准，这很肯定就让我们怀疑他们到底有没有曾经按着福音的方法谦卑下来，有没有看到他们自己最好的感觉，最深刻的悔改，在自己里头最好的经历，只不过是在神眼中的破布而已。

我亲爱的弟兄，当我们告诉一个罪人，按着他肮脏污秽的为人，不带任何的预备或资格，他要接受耶稣基督作他的一切，在他里面找到他所需要的一切的时候，当我们敢于立刻对那从睡梦中惊醒的禁卒说，**“当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没有给自我荣耀留下地步，一切都要是本乎恩典。当我们发现那瘸腿的人躺在圣殿门口的时候，我们不是命令他要他在自己的腿上得到力量，或感觉它们有一些生命迹象，而是奉耶稣的名让他起来行走；很肯定，当圣灵神印证神的话语的时候，一切的夸口都要被排除。我是依靠我的经验还是我的好行为，这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它们都是本乎律法，这些依靠都会导致夸口。律法和夸耀是孪生兄弟，但白白的恩典和感激总是并行。

任何除了在福音里向我们显明的相信耶稣的理由之外的东西都是会改变的。看，弟兄们，如果我相信基督的理由在于我内心的感化和我的经历，那么如果今天我内心感化，把我的心倾倒在主面前，我就有了一个相信基督的理由。但是明天我的心可能像石头一般刚硬，我既没有了感觉，也不能祷告。这样，根据资格论，我就没有权利去信靠基督，我的理由很清楚是离我而去了。根据最终得坚忍的教义，基督徒的信心是持续的，如果是这样，那么他相信的理由总是相同的，要不然他有时候所有的只是没有理由的信心，这是荒谬的；结论就是这种长存的相信的理由一定要是某种不可改变的真理。因为任何人里头的东西变得比英国的天空还要快，如果我相信的理由是根基于我里面，那它每个钟头都要变；结果就是我是交替沉沦和得救。弟兄们，这样的事情有可能吗？对于我来说，我需要一种确定的，和不变的东西作为我相信的理由；当魔鬼的亵渎好像洪水一样灌进我的耳朵的时候，我需要一种可以帮助我的相信耶稣的理由；当我的情欲和败坏大大显露，使我喊叫，**“我真是苦啊”**的时候，我需要一种可以帮助我的相信的理由。当我没有好的思想，没有圣洁的感觉，我像石头一样死寂，我的灵紧贴着尘土的时候，我需要一种可以安慰我的相信基督的理由。这么一种

不会失败的相信耶稣的理由是在这宝贵的真理里头的，这真理就是就是他满有恩典的命令，而不是我易变的经历，使我有资格来相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还有，我的弟兄们，任何其他的理由都是全然不可领会的。我极多的弟兄们在传讲一种不可能的拯救。有多少时候，可怜的罪人如饥似渴想知道救恩之道，却没有他们可以用得上的拯救传给他们。就我个人而言，我不记得讲坛上的人曾经告诉过我要作为一个罪人来相信耶稣。对于那些我想我永远无法达到的感觉，我期望的心境，我听得太多；但我找不到平安，直到一个真实，白白的恩典的信息临到我，**“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看，我的弟兄，如果心里认罪是相信基督的必要资格条件，我们就当精确知道我们该需要多少这样的资格。如果你对一位可怜的罪人说，要感觉到一定程度的谦卑，颤惊，认罪，和内心反省，这样他才有理由到基督这里来，我就要质问所有这些传以律法为本的福音的人，到底所需要的预备有什么方式，要准确到什么程度。

弟兄们，你们会发现，当这些先生被逼得很急的时候，他们所讲的就不一致，每个人都有按着自己的判断，提出不同的标准。一个人会说，罪人必须要有几个月的守律法的行为；另外一个人说，他只需要有良好的愿望；一些人则要求他要有圣灵的恩典——比如谦卑，从神而来的忧伤，对圣洁的爱。从他们那里你得不到清楚的答案。如果罪人相信的理由是在福音它本身里头的，事情就是清楚简单了；但那我所反对的把律法和福音混在一起的方法是何等迂回曲折！让我问你，我的弟兄，像这样的无法让人理解的福音对一个垂死的人来说有没有用？他躺卧在死亡的痛苦之中。他告诉我，他没有好的思想和感觉，他问要做什么才可以得救。在他和死亡之间只有一步之隔——再过五分钟这人的灵魂可能就在地狱里了。我要对他说些什么？我要花一个钟头向他解释所需要的预备工作，然后他才可以到基督这里来吗？弟兄们，我不敢这样做。但我要告诉他，“弟兄，相信，尽管现在是最有一刻了；把你的灵魂交托给耶稣，你就必要得救。”这就是对死人活人一样的同一个福音。十字架上的强盗可能有一些经历，但我看不到他以此为理由做求情；他转眼望着耶稣说，**“主，求你记念我！”**回答来得多么快，**“今天你就要和我在乐园里了。”**他可能有渴慕的愿望，他可能会有深刻的认罪，但是我相当肯定，他没有说，“主，我不敢求你记念我，因为我感觉我悔改得还不够。我不敢信靠你，因为还没有临到地狱的门口，被摇动惊醒。”不，不，不；他按着他的本相眼望耶稣，耶稣回应了他相信的祈求。我的弟兄们，你们也一定要这样，因为除了以罪人的身份到基督这里来，按着他的本相安息在耶稣里面的任何其他的方法，都是全然不可领会的，如果这真的可以被解释得清楚，也要花一两天的功夫；这不可能是使徒们向垂死的人所传讲的福音。

还有，我相信传讲良心的警醒和悔改，作为相信基督的资格，对那些被唤醒的罪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我要介绍一位这样的人，就好像**索马什（Saltmarsh）**在他的《基督的血白白流向罪魁》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有一位可怜的弟兄，他不敢相信耶稣。我假设他去的聚会是这样讲道的，“如果你感觉到了这点，如果你感觉到了那点，那么你就可以相信。”当你带着困扰去见你的牧师，他对你说了什么？“他问我有没有觉得我需要基督，我告诉他我没有，至少没有对自己的需要有足够的感觉。他告诉我，我应该默想罪的罪恶，思想那将来的忿怒的可怕，这样我就可以更感觉到我的需要。”你这样做了吗？“我做了；但对我来说，如果我默想审判的可怕，我的心就变得更加坚硬，而不是更加软化，我看来是朝着绝望，陷在一种绝望中，继续我的道路；然而，有时候我确实是有某种的谦卑，和某种内心的软化。”那么你的牧师告诉你要做什么去得安慰？“他说我应该更多地祷告。”你祷告了吗？“我告诉他，我不能祷告，我是如此一个罪人，如果我可以祷告，我也不能指望可以得到回答。”那么他怎么说？“他告诉我应该抓住应许。”是的，你这样做了吗？“不；我告诉他我不能

抓住应许；我不能看见它们是对我说的，因为我不是它们针对的那种人，对好像我这样的人，我只能在神的话语里面看到威胁。”那么他怎么说？“他告诉我努力使用方法，参加他的聚会。”对此你怎么看？“我告诉他我很努力，但我需要的不是方法，我需要的是让我的罪得到原谅和赦免。”那他怎么说？“嗨，他说我最好更忍耐，耐心等候神；我告诉他我是在如此可怕的极大的黑暗里，我的灵魂宁可选择勒死，而不愿选择生命。那么他说，他认为我已经是真正痛悔了，因此是安全的，迟早我都会有希望。但我告诉他，仅仅是希望对我来说是不够的，当罪如此沉重压在我身上的时候，我是不可能安全的。他问我有没有渴慕基督。我说我有，但这些只是自私的，属肉体的渴慕；有时候我以为我有愿望，但它们只是属乎律法的。他说如果我愿意要有一种愿望，这就是神的工作，我就是得救的了。这确实让我振作了一阵子，先生，但我又低沉了，因为这对我没有用，我要某些实在的东西来得到安歇。”罪人，你现在怎么样了，你现在在哪里？“嗯，先生，我几乎不知道我在哪里，但我求你，告诉我我必须要做什么？”弟兄们，我的回答是清楚，直截了当的；可怜的人，听着，我没有问题要问你的；我没有意见要给你的，除了这一样，神对你的命令就是，无论你是怎么样的人，相信主耶稣基督，你就要得救。你要这样做还是不这么做？如果他拒绝，我就要由得他；我对他没有更多可以说的；我和他的血，和落在他身上的审判无关，**“相信的不被定罪。”**但你会发现，在一百个例子当中九十九个，当你开始和罪人说话，不是讲他的悔改和他的渴慕，而是讲基督，告诉他，他不必害怕律法，因为基督已经满足了律法；他不必害怕一位发怒的神，因为神不会向相信的人发怒；告诉他所有的过犯都已经被扔进耶稣的血的红海里面了，像那些埃及人一样，在这里面永远淹死了；告诉他无论他过去是何等邪恶败坏，**“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告诉他他有权前来，无论他是谁，无论他是怎样的人，因为神命令他来；你将要发现这样的福音是适合罪人的情况的，在圣灵的手里它是甘甜的吸引，带领罪人来抓紧耶稣基督。哦我的弟兄，当我想起我有时我是怎样和那些被唤醒的罪人交谈的时候，我为自己感到害臊。我确信对一颗破碎的心来说，唯一真正的补救是耶稣基督最为宝贵的血。一些医生让伤口敞开得太久了；他们不断切割，切割和切割，直到他们切走的好的皮肉和切走的骄傲的肉体一样多。最好在一半的时候就医治，马上医治，因为耶稣基督被神差遣来，不是要让伤口继续敞开，而是要包扎心里破碎的。那么，对你们，各式各样的，污黑的，硬心的，没有知觉的，不悔改的罪人，甚至对你，有这福音传开，因为**“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就是罪魁也要拯救。

当然，我要在这里停一停，但我必须在这种消极方面的思想再加上另外一点。任何除了福音本身以外，要求罪人相信的理由，都是虚假的和危险的。

我的弟兄们，这是虚假的，正如神是真实的一样，罪人身上任何的东西可以成为他相信耶稣的理由，都是虚假的。福音的整个主旨和内容都是与之清清楚楚相反的。这一定是虚假的，因为在一个罪人相信之前，他身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他相信的理由。如果你对我说，一个罪人在相信之前，他身上有任何一点的好处，我要回答，不可能——**“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一个罪人在相信之前的所有的悔改，谦卑和认罪，根据圣经，都必然是不讨神喜悦的。不要告诉我他的心破碎；如果它只是被属肉体的方法破碎，并信靠它自己的破碎，它需要被重新再破碎一次。不要告诉我他已经被带领去恨恶他的罪；我要告诉你他不是恨恶他的罪，他只是恨恶地狱。没有对耶稣的信心，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对罪的真正和真实的恨恶。罪人相信之前一切所认识，所感觉的，只不过是他其他的罪的添加而已，那配得神怒气的罪怎么可以成为圣灵动工的理由呢？

我所反对的这种情感是多么危险啊。我的听众，这是如此有害，它已经误导了你们当中的一些人。我严正警告你们，尽管你口头承认相信主耶稣基督已经有二十年了

，如果你相信基督的原因是你已经感觉到了律法的可怕；你已经被惊醒，已经知罪；如果你自己的经验是你相信基督的理由，这就是虚假的理由，你其实是在信靠你自己的经验，而不是在信靠基督；我要提醒你，如果你依赖自己的思想和感觉，还有，如果你依赖你和基督的交通，无论这种依赖是什么程度，你肯定是一个失丧的罪人，正如你依赖起誓和亵渎一般；你不可能更有能力进天堂，甚至靠着圣灵的工作也不能——我是在用强烈的语气说——这不能比依赖你自己的行为更有可能；因为基督，唯独基督，是根基，**“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小心依靠你自己的经历。一切出于天然卷起来的都要被松开，一切取代基督地位的，无论对你来说是多么宝贝，无论在它自己来说是多么宝贵，都要被击碎，像那金牛犊的粉，必须要被撒在水里，你要被迫愁苦地把它喝下去，因为你把它作为你的依靠。我相信，那把相信的理由归在除了福音命令以外任何事物之上的宣讲的倾向，都会困惑那真正懊悔的人，安慰那假冒为善的人；它的倾向就是让那些真正悔改的人，觉得他千万不可相信基督，因为他看见自己的心是何等刚硬。一个人越发属灵，他就越发看见他自己是不属灵的；一个人越发悔改，他就越发发觉自己是多么不悔改。通常最悔罪的人就是那些认为自己是最不悔罪的人；若我要向那些悔罪的人传福音，而不是向每一个罪人，按着他们的本相，向他们传福音，那么根据我的反对者的说法，那最有权利相信的那些悔罪的人，正正就是那些连碰一碰这福音都永远不敢的人，因为他们清楚意识到他们自己的不悔罪，缺乏相信基督的一切资格。罪人，让我用生命的话语对你们说话：耶稣不需要你任何的东西，什么也不需要，不需要任何的行为，任何的感觉；行为和感觉，这两者都是他赐与的，衣裳褴褛，身无分文，正如你的本相，失丧，被遗弃，孤独，没有好的感觉，没有好的盼望，依然耶稣仍要到你这里来，他用这怜悯的话语对你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如果你相信他，你就永不羞愧。

但现在，积极方面，正如那消极方面已经够明确积极的了，我们要在这里简单加以说明。福音的命令是一个罪人相信耶稣基督的充分的理由。我们的经文就是——**“神的命令就是。”**我的弟兄们，你做一件事情，需要比神要做这件事情的命令更好的其他理由吗？以色列的子孙从埃及人那里借金银首饰。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觉得这种交易是有问题的，但对我来说，如果神命令他们这样做，这对他们来说就是足够的理由了。很好，如果神命令你相信——如果这是他的命令，要你相信——你还要一个更好的理由吗？我说，还有必要要有任何其他的理由吗？肯定的是，主的话语已经足够的。

弟兄们，如果你思考我们使命的本质，那么相信基督的命令必须要是罪人相信的理由。这怎么说呢？**“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按着另外一个说法，这应该是，“传福音给每一个重生的人，给每一个知罪的罪人，给每一个唤起感觉的人听。”但这并非如此；它是给“万民”听。但除非这理由每一个人都在其中有份的，否则就不存在着可以前后一致向万民宣讲的东西。那么这是怎么讲的呢？——**“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那说明相信先决条件的话在哪里呢？很肯定，人不能因为他没有去做他没有理由要去做的事情而被定罪。按着资格的理论，我们传福音，不应该是“相信主耶稣基督，你就必得救”；而应该是“使你自己有资格去相信，对你的罪敏感，重生，得到标记和证据，然后相信。”嗨，肯定的是，如果我不要在石头地和荆棘丛中撒好种子，那么我最好还是放弃做播种的，而去做耕地的，或其他的工作。当使徒去马其顿或亚该亚的时候，他们本来是不应当一开始就宣讲基督的，他们本来应当宣讲资格，感情和感知，如果这些是相信耶稣的预备的话，但我发现保罗无论在何处站出来，他所宣讲的只有**“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悔改被宣讲是从高升的救主而来的恩赐，但决不是相信耶稣的原因或预备。这两个恩典是一同产生的

，是并存的——警惕把一个变成另外一个的基础。我倒是想把一个只是向被唤醒感觉的罪人传福音的人带到非洲国家达荷美的首都那里去。在那里可没有感觉被唤醒的罪人！瞧瞧他们，嘴上粘满了人血，全身布满他们那些被肢解的牺牲者的血污——那传道人怎么可以在那里找到任何的资格？我不知道他要怎么说，但我知道我的信息将会是什么。我说的要是这样——“人啊，弟兄们，创造天地的神，已经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罪受苦，任何相信他的人都不致于灭亡，反而要得到永生。”如果钉十字架的基督不能震动达荷美这个国家，这就要是它第一次的失败。当莫拉维弟兄会的传教士第一次到格陵兰的时候，你还记得他们用了几个月接几个月的时间去教导那些可怜的格陵兰人关于神性，三位一体的教义，罪和律法的教义，但并没有人归信。但是有一天，偶然地，一个格陵兰人碰巧读到这节经文，**“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问这是什么意思，那位传教士，几乎不能相信他进深到了如此的地步，可以明白福音，但无论如何还是试一试解释给他听，那个人信了，几百名他的同胞接受了神的话语。很自然地他们对传教士们说，“你们从前干吗不向我们讲这个？我们都知道有一位神，那没有给我们什么好处；你们从前为什么不来告诉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 哦我的弟兄，这是神的武器，神的方法；这是那震动地狱大门的伟大的撞墙锤；我们务必要每天使用它。

在积极的方面我已经尝试去说明，无条件恩典的理由是和圣经一致的——它是和使徒的传统相一致的，确实是绝对必须要看清楚罪人所处的光景。但是我的弟兄们，按着罪人的本相向罪人传讲基督，这肯定是对的；因为之前神一切的作为都是按着罪人的本相，向罪人做的。神拣选了谁？罪人。他用极大的爱爱我们，就在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时候爱我们。他怎样救赎他们？他把他们当作圣徒一样来救赎他们吗？不；当我们还是与他为敌的时候，他就籍着他儿子的死，使我们与神和好了。基督从来没有为那些在我们里头的好处流血，而是为在我们里面的罪流血。使徒说，**“主为我们的罪舍命。”**如果在拣选和救赎中，我们看到神按着罪人的本相对待罪人，那么如果福音只是传给除罪人以外的任何人，这就是在破坏整个计划，使其失效了。

再一次，如果认为神来到宣告，“哦，我这些堕落的受造的人，如果你们使自己有资格得我的怜悯，我就要救你们，如果你感觉到有圣洁的情感——如果你清楚有了追求我的神圣的愿望，那么耶稣基督的血将要洁净你。”这就是与神的品格相冲突的。这样就没有什么神的样子在里头。但是当他来，敞开完全和无条件的赦免，说道，“是的，我见你滚在血中，就对你说，你虽在血中，仍可存活。”——当他到你们这他的敌人和反抗的臣民这里来的时候，他却喊着说，**“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厚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嗨，这是神的作为。你知道大卫说的话，**“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怎么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这就是对作为罪人的罪人发出的福音信息。“神已经除去了你的罪；基督已经受苦；他已经带来了完全的义；接待他，信靠他，你就要活了。”我亲爱的，愿这信息今天早上进入你的心。

我相当认真地看了一本亚伯拉罕布斯（**Abraham Booth**）所写的，名为《给灭亡中的罪人的大喜信息》的书，我现在的论述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本书。我从来没有听说有人会怀疑亚伯拉罕布斯的信仰是否纯正，相反，他被普遍认为是上一代人中最正统的神学家之一。如果你要全面了解我的观点，请读他的这本书。如果你需要了解更多，让我说，在所有谩骂他的人对他讲的坏话当中，我还从来没有发现一个人责怪威廉汉廷顿（**William Huntingdon**）在教义上不够纯正的。威廉汉廷顿在他的有生之年，为一本由索马什所写的书写了一篇前言，他对此书非常满意，这本书教导的精意，按着他自己的话就是，“任何人相信的唯一根据就是，那赐应许的那一位是信实的，而不是人自己里面任何的东西，因为这命令就是，你们要相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如

果威廉汉廷顿他自己出版了一本像这样的书，我要惊奇威廉汉廷顿或亚伯拉罕布斯的追随者，他们称呼自己是加尔文主义的神学家，和高派加尔文主义者，怎么可以宣扬那不是白白的恩典，而是本乎律法，没有恩典的资格和预备的神学体系。在这里我也可以引用克理斯普（Crisp）的话，他也是一个抓住要点，坚持纯正教义的人。我不是说布斯或汉廷顿是这方面的权威，我们必须去看律法和见证；但我我确实要提到他们的名字，为了要说明在拣选和预定上立场坚定的人，确实也认为这是和按着罪人的本相向罪人传福音相符合的 — 确实，他们觉得用任何其他的方法传福音都是前后不连贯一致的。

我只是要加一句，就是按着罪人的本相向罪人传讲福音，由此而来的祝福有这般的特性，以致证明它是正确的。你岂不是看到这把我们都放在同一个地位上了吗？我们都有同样的相信的理由，没有人可以高举自己超过他的同胞。

那么我的弟兄，这是何等激励我，给我盼望和信心；这赶走绝望。如果这是真的，就没有人可以绝望；如果他确实绝望，那么这是一种邪恶的，没有道理的绝望，因为即使他不能更坏，然而神命令他相信。还有什么可以绝望的呢？肯定的是，如果有什么可以砍掉绝望巨人的头，向罪人宣讲的基督就是这两刃的宝剑。

还有，这会何等使一个人和基督活得更亲密！如果我每一天都以罪人的身份到基督这里来，我就必须要这样做，因为神的话语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如果每天我都要以罪人的身份到基督这里来，那么，我一切的行为看起来是何等没有价值！这要何等轻看我一切美好的德行，我的传道，我的祈祷，和一切出于我肉体的东西! 尽管它带领我去追求纯洁和圣洁，然而它教导我要靠着基督，而不是靠着这些事情而活，这样它就让我靠近恩典的泉源。

我的时间飞逝，我必须要离开这最后的一点，只是加上一句，罪人，无论你是怎么样的人，神现在命令你要相信耶稣基督。这是他的命令：他没有命令你去感觉什么，或成为怎么样的人，去为此预备你自己。在这里，你想犯下那极大的罪，把神当作说谎的吗？当然你要逃离这点：那么放胆相信。你不能说，“我没有权利。”你完全有权利去做神要求你去做的事。你不能对我说你没有预备好；不需要预备，命令下来了，你要做的就是遵守，而不是争辩。你不能说它没有临到你——它是向普天下的万民传讲的；人啊，信靠主耶稣基督是何等甘甜，我希望对自己说，你不需要人劝说。接受一个完美的救恩，被宝血拯救，与如此光明的救主联合，这是何等喜悦的事情，我宁愿希望圣灵已经带领你呼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